



僉都御史荆川唐公順之言行錄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遠庵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先也自與羅公交後知其人品甚高心服之嘗曰省元狀元人品每不齊而吾幸與羅公爲兩榜首省元狀元每相忌至於相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亦一奇也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勞瘁而學問文章俱未有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

自立之地不樂居官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
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
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
關節畱滯不時用先生卽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
其人知之羅峯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先
生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
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先生之作心服之而先生
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先生
尤自歉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先生
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

完例當陞賞先生不欲受又以羅峯愛已將遠其嫌
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於
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
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庫積先生所卻至三
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 今上面諭宰臣起
先生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先生自是
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
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都者必先禮於其
廬以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侍御雲川舒公之
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師道以經濟自任立朝著寒

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
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先生之真矣先生
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
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
今之儒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
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並李杜然嘗曰
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后文字更何
如耳先生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
無厭有所拂則拂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
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淺露

者然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
若不甚通曉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澹不
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痾瘵切身思一救
援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
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
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益自况也甲寅倭
奴起釁流血東南先生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
有懷公喪而趙公雨江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
生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
歸朝首薦先生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陞

北部職方員外又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先生不得已赴京卽陞本司郎中陞見後卽
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先生奮然曰一月賊
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先生
將至浙賊聞風遁去先生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
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下海泛大
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
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
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畱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
巡撫李克齋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先生以
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撤鏜堅守身往江北與
李公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塲度
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
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
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遂
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
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
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
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
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

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於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而先生治軍務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二十九日也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先生氣絕

荆川唐都御史傳

李開先

武進之有唐氏遷徙爰自淮南振起始於伯誠伯誠以子貴封評事評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府有政蹟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給事中衍子名貴號曾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仕爲戶科給事中以清謹長厚歿而祀於鄉貴子瑤字國秀因父母俱亡晚號有懷以鄉舉授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止永州府知府娶宜興任儼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幼而父母教之弱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助之誦書不成

熟寫字不端楷父卽撻之或外嬉晚歸或內言使氣
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爲宕子乎唐子由是
勤勵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師乃包庵
葉林而憲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本其祖傳而舉
業可繼王文恪戊子鄉試第六名己丑會試第一名
廷試二甲第一名御批其策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爲
榮會試卷見者以爲前後無比氣平理明而氣附乎
理意深辭雅而意包乎辭學者無長幼遠近悉宗其
體如圓不能加於規方不能加矩矣選庶吉士一二
大臣不相能遂卽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策
曾經御覽欲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一事而有
去畱非體始進卽能恬退如此試政吏部選除兵部
主事未久因病告歸繼丁母憂母隨父之任信陽路
出天津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曰吾母相夫
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年不得食其報其病
也方藥委諸塗人而不暇擇其良其卒也棺斂辦諸
水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涯呂涇野聞
而解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
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卽能升札游之堂以光
顯其母不爲優乎後王遵巖序其集亦以此爲說或

躡習之耶抑偶合之耶其請銘於涇野也值雨雪連綿泥途凍凜自僦輿僕力或稍却則徒步行來不惟見其孝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改補吏部考功司主事不隨衆作傲態而接人得大體掌管二考科查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爲力而且難作弊也召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與庶吉士兩途 聖上以爲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選取十一人咸自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陳東尤相厚入則陪侍講筵出則校讐東觀暇則盃酒歡宴或窮日夜不休素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效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居官尚節槩厲廉隅兼且議論英發人雖有忌之者然而頗服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土夫駭之而唐子曾無愠色父在浙泛聞有

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
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議
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
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
爲相者寧復有此意哉唐子旣抵墟里雞犬柴門依
依桑梓謝卻業緣便有終焉之計矣詩文更進一格
以其侍從慶成朝堂雍容之作而爲村樵漁父歌詠
太平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著
溪久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大衍爲精被僧一行
藏卻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郭守敬別有一法曰

孤矢園筭孤矢有橫立赤黃白道變轉最爲活法三
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
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
者也所著孤矢論勾股測望論乃千古不傳之秘而
曆家作曆之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
將約之同遊境內山川蔡辭以有筭糧事相妨唐子
乃討善筭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筭訖記其槩只數
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記數字不移時
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筭咸驚嘆天下未有若
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食紙筆催辦騷擾

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至於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之身心道德經學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經疏者無不究覽而三禮春秋尤所畱心著有春秋論禮則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起廢兼補東官員缺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鑑言之內閣失唐殊不愜衆望已而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之得爲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東井言之內閣也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散世所指八才子者獨少二人仍相與繹舊業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其戒予不當着碁止予不出黜銀及稱予覆疏的確迄今何可忘也俸薄而用不足官閑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旣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庵趙浚谷上封章請朝東宮因以激上之怒以爲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爲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因召見言及之聖心本無他章畱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爲民再還鄉而窮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增田百畝人窮返本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

透世情節忍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
皆通今人未免苦窶未免粘帶未免擗引苦窶則靡
所不爲粘帶之根固於中牽引之勢播於外處則躁
熱仕則貪婪無一可者矣嘗欲得一民一社自效其
能而竟未之遂閑居每以民隱爲憂其論均徑不欲
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
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自蓋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
大戶之詭寄官戶之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筭
糧數區處災傷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爲七牧民
者之上灾率七溢而爲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免運

法
輕齋

又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齋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
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免之
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
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
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於民武進一
邑歲該僨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
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
費於民之羨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齋四十萬以待四
方之水旱來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
散拾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此

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居宜興
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靜居也過岳
亭遇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然得不死亦奇怪
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則爲與遵巖撰乃翁行
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
其爲兵部主事也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
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
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
之矣唐子得書不以爲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其
自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婉護其意必以爲年且長

矣不際此一出後恐無時又佛肸欲往之意也豈知
其終是不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朝議
以薊鎮邊垣東自石門塞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
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選補
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久矣每遇防秋輒稱
兵寡且弱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議將降勅遣一
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督同鎮巡等官歐陽
安馬珮責成總副叅遊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
銳分別奇正一切方略詳細具奏定奪衆以唐子畱
心邊務堪以差委遂領勅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

山海關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子嶺馬關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止凡爲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峯從黃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凡爲區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更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名夫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弊之策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土兵城

有如 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鷲者也今乃瑣悞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十常七八力士健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猶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洛關塞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薊在畿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十三
百四
熟夷小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
烈矣於是條爲九事上之定區帥以分練明賞罰以
勵士雜邊兵以同枝而選鋒夫練火器則九事中之
尤緊要者也而通水運便轉漕亦因時言及之奏入
多見施行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負險盤據
咎在人玩兵疲不曾大振兵威協力督勦雖節被當
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騫於彼禍本已
深急難撲滅况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武庶寮亦
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玩兼
以民窮則匱供億維艱本兵題請宜特差部官一員

速去經畧以爲安攘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
江南久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查閱薊州兵馬兩
關振飭卽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給勅前去
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將領并兵備有
司遵奉嚴旨先將舟山見屯餘孽設策削平中間有
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共濟時艱者卽行叅奏以憑
處治及將緊關海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增兵易將
羣策羣力並集兼收凡百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
上裁未久卽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
已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管前事未及來歲春汎之

防預爲經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切禦海
洋而固海岫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而足軍需復
舊規而鼓軍氣至於早定 廟謨則其說愈是而其
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
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扶官
縛吏則民變之漸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囚
鬩然一逞則兵變之漸矣况憑倭導倭自爲倭者可
勝計耶惟願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
招懷撫諭之由背叛殺絕之路如何可以永斷其路
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爲序家顧慮

苟可以便今不必以威說拘牽是在 聖明從中獨
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猶不勝也况未必
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次則更爲確論水中首
級一槩以十五兩行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
去船也去船殺人劫財已滿其欲殺一賊止是一賊
若殺來賊一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
級者雖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則
爭打來船者衆而賊之登岫者少矣其奉使集中所
言多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遽奪之速矣嘉靖庚
申四月一日以蠱脹舊疾卒於揚州距生正德丁卯

十月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柅山田頊嘗恐其不過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死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宜壽則未也本以天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於此有問其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筆紙寫成卻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有問其爲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爲習氣纏繞不使欲障起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

日忘食實功用也已將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撥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混成者以爲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煉故其叅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紛出矣唐子以此爲文爲學宜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遁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政也非

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唐氏世胄其永昌矣子一鶴徵庠生能讀書肖其父所著荆川集十二卷所輯名賢策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於世同時數子惟唐子為大中丞稍得行其志歿有論祭葬予自良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而唐子今為枉尺直尋矣鶴以行狀求洪芳洲以墓志求趙大洲傳則羅念庵而表則予予以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友俱未之見而念庵近亦作古人矣予當又為之一傳也

祭荆川唐先生文

萬士和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秘非時與地與人之相值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之蕪廢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吾師之有生得精靈之所會固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蓋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開而吳地上下數千年間於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既非性之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為忠信廉潔之似不靠傍以隨人揭真心以從事修飾遮蓋吁其齷齪兮寧痛癢之自知而冷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驚泰山撼而不躓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搖蹈水火入

金石而不貳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種種之奧遠觀萬物之備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先生之一嘆一唾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枝一葉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揀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采頓異其取益也佛氏之禪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窵窵靡不悉得其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坐相輪之上而曲直不蔽學以操鍊爲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堪而先生持之益勵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一衣屨不輕易一椽廉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遂時凝然以深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未融歷數歲而不置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於仰鑽悟直參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旣淘沙而得金彼糠粃之盡棄及恍然今有聞乃豁然今無累取奇功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博而約由粗而細如莊生之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丸之技要皆道之所寓至其得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曾之唯而顏之喟蓋雖登萍未化較聖學於毫釐而至

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齋惟根茂而資深時漏洩於文字捐早歲之蹊踪矣向來之鑪鞴雖其首尾接續變態倨奇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則一掃陳言之蕪翳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塞新篇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讐亦見善而如嗜卽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相尋若泛來泛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歎然其自視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

所自宿習盡銷靈根始著假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永契嗟此志之難陳值倭夷之爲崇此已屠戮之難堪彼方斫人以爲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而况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當纓孰爲戶之可閉且蒼生之望方殷廟堂之薦相繼乃翻然而改圖奉詔旨以從仕始委之以巡督終托之以撫治於是勞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接兇寇之鋒鏑以六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豕旣摧已聚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先生之所遺病旣亟以彌畱志之久而愈矢誓不安於

衽席乃巡方以警示屬天鼓之鳴舟遂端坐而就斃
嗚呼先生之處也草衣木食若將終身未嘗享人間
一日之富貴其出也履危蹈險傾家貲以助師未嘗
享有官者一日之祿費卽其山中事業雖公相何足
爲軒輊然而剖破藩籬去彼取此者誠不忍下孤四
海之心而上負天之所畀胡正學未明而議論喧豗
素同者或以爲疑素異者則以爲忌一時共事者旣
憤其激切之難勝至泥於形跡者又遂倡言而力詆
遡先生之始終豈改其一介不取之義彼且千駟萬
鍾不顧而何有於蟻羶之垢膩昔伊尹之元聖尚不

免好事者之議矧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譏誚者
之喙和自蚤歲卽蒙教誨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喜其
心之稍淳慮其質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爲外馳以遍
身無病爲藏穢裁也驕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冀
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駑馬於長途而不息鞭箠其防
其墮落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將
至於墜山巔水涯花前月際或扁舟相從或徒步隨
侍任爭席於樵夫借跏坐於僧寺噓之以冰壑之風
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視針眼之相對凡
和之蠡測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載

違背蒙寄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宦沉聞之浣慰惟先
覺與先知豈自私而自利信果哉之無難納溝壑其
誰罪以是復於先生而先生謂之曰智方謂宇宙之
大擔當有人詎意龍蛇之辰適逢其季計音遠來五
內煎沸如可贖今恨不卽逝乞身不報官如肘繫及
今撫棺歲已再藝入室賸然魂飛魄悸乘化返真先
生何意木壞山頽其柰我輩昔等交於朱蔡以弱息
配先生之嗣托同心於骨肉庶昆勉以相濟嗚呼詞
短意長孰知我懟就几筵以布懷仰青天白日而涕
淚聞至人今不歿庶英靈之不昧鑒
一念之微忱其爲我歆而抑爲我臆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錢墓志銘

貴州

林樹聲

公諱錢字子舉一字鼎卿別號八柱野人上世著族
燕山宋淳佑壬子藻公游寓桐城樂其山川築室牛
山下五世而葬道公避元季寇亂徙邑之諸市巷遂
著藉焉葬道生敏敬敏敬生信信生永芳永芳生弼
號一竹以公貴封吏科右給事中始一竹治儒生業
游黌舍久之以母老棄去力耕佐養嘗道拾遺金訪
遺者還之里中無不誦其義者配汪氏封孺人生子
五人公其第四子也公生而骨相瑰異八歲善屬文

邑令蔡公銳見而奇之置膝撫其額曰驥子神駿當一日千里也甫弱冠游邑庠每試輒冠諸生邑令謝公炯尤賞重其文庚子舉南畿第一人甲辰第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黻讞明允時稱神明改禮科給事中庚戌張文隱公畱公同考會試公力辭是歲汪太孺人年八袞公竟以冊封得便道歸上壽還朝轉工科左給事中巡視京營時咸寧侯仇鸞怙權寵占役軍卒公抗折不撓嚴點閘勒士歸伍因條列軍政六事奏入下所司議行戎政一飭仇銜之未發思申公公不爲動會一竹計聞公奔歸服闋補吏科都給事中丁巳京察考察公疏言虞廷黜陟能使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夫考績非以威遠也然公道明則人心正中國安則四夷服今南倭北虜警謀未息茲舉宜簡媿母爽國是使賢智奮庸著績安攘甚盛比命卜公覈去畱所抨彈咸當僉服其公戊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專蒞馬政是時民養種馬而官驗有鏗痕者恒峻其罰公曰畜馬禁騎坐是贅物也弛令自便民德之立祠祀焉公嘗與僚佐遊瑯琊山見農人苦旱躬禱於豐山雨隨注滁俗耕者專仰雨澤遇旱潦不飭備公爲文諭之民用與厲陂塘溝澮以時修浚

種菑被野滁人賴焉作亭豐山饒之石以章久遠滁
舊有陽明書院歲久漸圯公斥羨金新之朔望聚諸
儒生闡明良知之學諸儒生習其指者皆興起累遷
南京鴻臚寺卿通政司通政太僕寺卿晉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貴處極徼虞瘴癘有言者公曰
丈夫不志四方乎驅車行比至貴值土舍韓甸攫司
印逐流官糾黨旅兵三省騷動公命總兵官石邦憲
率夷帥冢繼武等會勦之繫其渠酋羣黨悉平餘寨
皆刻木誓不異萌貴既荒遠東北連播州西南雜土
府民徠錯居習亂易動公圖畫便宜條奏六事皆議
行焉公處官事如家相度城中荒土引渠走潦辟水
田瀦流爲池教民習耕植貴之知水耕自公始作鳳
嬉愛山諸堂與諸大夫游而樂之曰使吏於土者釋
羈思以安職業匪直事燕游也衆聽其言無何有冒
其功者當道惑之調公南京用復倡議裁革軍門者
公貽書大司馬虞坡楊公言不便狀且曰鈇逐臣也
猶喋喋不置此棄婦願梁笱耳其忠不忘君類若此
公歸罄俸入建祠堂五所以奉先世之宜廟食者而
蔡謝二邑侯則列祠於念初堂報知己也歲以冬春
二孟舉祭祭之日合宗人讀律法寓勸誠置義田一

區收其租入以供二祭有餘遍施三族周其婚嫁衣食之不給者居恒追慕一竹公不置著哀竹操歌吟以寄思暇日與諸昆弟觴酒過從竟白首無間讓產推分其孝友純篤蓋天性然公恂恂長者記德忘怨與人交肝膽洞視侗儻有大度好禮賢士作宜秘洞招延賓客廩食其來學者晚悅佳山水勝日肩輿往來龍眠浮渡麒麟諸山灌園桐陂復自稱瓠園丈夫預營壽藏於石鼓山題曰俟丘取修身以俟之義云爲文章自出機軸精光百倍作幾希圖闢方士論講學諸說皆闡明理道出前人所未發詩律清遠樂府古體興托不凡所著有古今原始無聞堂藁鷄林子九夷古事等集行於世生正德壬申四月距其卒隆慶己巳七月年五十有八

僉都御史溫景葵傳

順天

郡志

溫景葵字汝陽大同舉人也其文行爲鄉表令長山
陞御史守蘇州並有治績嘉靖庚申邊事孔棘兵道
初設乃自霸州道移任朔制運籌詳審精密任四年
政兼百善事愜人心功垂世軌如穀賤傷農立爲糴
貯法因軍餉對支掠害商人立爲入倉法因將士重
冒行糧濫費立爲稽塗法因後府催徭殘坑衛職疏
准爲徑解惜薪司法修建昌營石門寨半壁
山等城爲邊疆保障未再閱月新郡城樓七座處置
有方財不費而居民不擾爲重鎮偉觀遴八庠士館

之孤竹書院聘師豐廩嚴程課如親子弟然聯登科
甲皆出其門約軍衛而寬嚴並用遇士夫而恩禮兼
隆在任四年圉肅清而民安堵加叅政俸癸亥之變
總兵陳汲督撫重譴朝議難其人科道交薦特擢都
御史巡撫順天其澤及永尤深居三載告病歸今人
亡而澤不泯歲久而思念深云

右僉都御史王鎬傳

寧夏

永平志

王鎬字宗周灤之陳里莊人也父璋爲義烏丞母李
氏感異夢而生長七尺如神英規比玉家世故殖爲
友人周舟之難以貧值侵歲自嚼糠粃而以粟事母
嘉靖壬午舉於鄉嚴嵩爲司業欲收之門下不顧已
丑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廷尉雅重之疑獄必屬焉
京師有惡少誘宦家子淫博失千金廷正欲重惡少
罪鎬舉古人言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其厚積
必貪婪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如恣
歸於人廷正善其言而止居二年贈父母如制改山

西道御史首言追崇之禮出自 聖孝議禮諸臣不
過將順而已何敢貪天功以徼榮自私當時中外臣
僚羣起攻之未必無所見何至廢退者未起禁錮者
不釋哉疏上人爲恟懼而不恤也初按江西典試事
所舉皆知名士或有私相媚者鎬曰寧得罪於一家
不得罪於多士竟黜之而相不銜世以是兩賢之再
按河南諭其屬曰當興不興者爲善人遺害也當革
不革者爲惡人殖利也下令蠲贖緩出餘帑大築黃
河堤連護十城全腴田萬頃境內人材不遺姓名舉
之而鼓勢行私者抑焉京營冒鉅萬計姦利不可勝
數而提督臣爲宰執肺腑親人莫敢何問鎬巡視之
輒奏去甚者宰執銜之出爲山西副使兵備代州邊
有警而代當衝鎬備禦免虜患而銜者已媒孽其間
左遷湖廣叅議提督太和山至則督發中貴人贓弊
人以天神目之轉山東山西副使甘肅行太僕寺卿
兼攝四道戎馬貨胡馬入百威武大揚轉山東右叅
政駐節萊州府卻羨金四千兩轉湖廣按察使禁戢
宗室爲暴者數人王以書來好答使者去已卽投檮
中封之或於法得釋使來謝乃引使至櫝取書還之
實未發爲報曰法當如是而吾安敢低昂耶後書不

更來至於祿糧調停咸足之轉右布政值左轄缺攝
事諭諸解銀者入則所司緘封進出則原緘發之惟
據案端坐懸衡謹權錙銖無所移莞庫不得與是時
倭寇猖獗為繕城池備守具給餽餉檄土著子弟往
出奇設伏左右翼繫殲之沉大勝數十擒斬俘獲無
一東還者論功當超遷一級廕子不行間止得賞銀
幣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入境輒有斬獲會楊襄
毅公初入吏部首推之欲擢貳司馬相子世蕃大恚
曰楊初入吏部必先舉王某者私也亦甚輕我且抑
之嗾給事中某論之云素履雖不玷於清名今日實
難堪乎重任當召回京別用既入京遇嚴相長揖而
已遂乞骸骨歸與兄同居貴不置私橐視猶子如已
出終世未嘗一言干有司遇親舊有婚喪者輒助之
而佐士之不給撫按交薦無虛歲以年至而堅臥矣
隆慶戊辰不疾而卒萬曆改元覈邊功賜銀五十兩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先生吳公維嶽行狀

貴州

汪道崑

先生諱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姓吳氏其先自淮海扈
宋南渡居孝豐明興先生六世諸祖並顯其一歷通
政司叅政其一守萊州至大父吏部公家大起吏部
公二子並登進士長公麟由御史歷山東按察司副
使以親老歸次公龍由吏部郎中歷叅政吏部公賜
爵如子配張氏封宜人當是時門戶赫然盛矣宜人
夢天女授美子曰帝畀汝孫於是冢婦方恭人有身
以正德九年六月四日舉子宜人昔夢庭下立柱石

千仞上屬於天長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則以爲貴徵也因命名奇之先生頎而莊英氣勃勃始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籍嘉靖丁酉鄉試先生以執禮舉第五人明年舉進士除江陰縣令操法得民會沙賊僭號反崇明與縣夾江相距縣故無城郭先生躬率甲士謹備之賊無敢犯江陰完境內三載應 召得刑部尚書郎先生明習法家主部尚書奏讞詔定問刑條例部尚書舉以屬吳郎於是吳郎具藁部尚書籍上之大稱 旨著爲縣令庚戌虜大入詔收兵部尚書坐吏議輕連

議者吳郎從容上疏曰尚書無他獨事重發耳不聽然廷中獨多吳郎慮囚江西囚得從末減者萬五百仇者侵徐滾母塚滾殺之先生當日滾以母故殺人且侵塚在碎滾得免劉福德讓里媪子不孝里媪子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媪子先生當日誅不孝奈何與不孝子等死邪從輕議釋之暮月而徧部中法無不當旣歸省居大父及父母喪泣血三年目幾眇喪畢補駕部尋轉按察司副使督學山東先生下車操功令唯謹謁闕里徘徊洙泗鄒嶧之間檄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定約法勒石學舍宣言曰建首善請自三

氏始其世世守之廣厲諸生務在躬化所至左右文
行無不當於人心追祀名宦鄉賢表章節義齊魯之
士烝烝鄉風居五年進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尋進江
西按察司按察使已復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州言者謂三省竝建撫臣請罷督府廷議貴州當
楚蜀之會今巡撫具文武材其以川東湖北轄貴州
罷督府便先生上便宜五事 上納之貴州半雜夷
道多剽掠乃馳羽檄分道遣材官護游校偵察之嚴
踐更懸賞格夷寨各立夷長籍記寨中諸夷若干人
保界分區界內有犯坐夷長於是諸夷無敢竊發道
乃通夷酋楊珂仇其叔進雄據六洞先生則以進雄
故立珂爲後後有子欲殺珂諸夷將釋憾於進雄無
所發珂急率憾者距進雄歷十有七年當事者議未
決乃授有司方畧責珂降珂乃面縛伏辜待以不歿
事 上詔賜白金文綺論功有差於是先生部署諸
夷法不軌者時王世麒叛清浪宋廷武宋鵬宋鷺叛
草唐王阿利等叛平伐先生笑曰世麒祖父逆節父
漏天誅乃今濟惡不悛亟誅世麒以正國法諸宋由
爭襲起黔蜀觀望三十餘年出其不意急縛之一旅
足矣平伐負固爲虐可襲而擒於是斬世麒捕廷武

鵬鷺俘阿利境內悉平會有人言先生以改南去先
是先生聞仲弟維庭病甚則自江西趨歸未至而仲
亡哀之甚會程期急尋以單車赴貴州居常念仲不
忘食浸減驛書至先生頓首曰臣不幸有狗馬病使
臣得歸骸骨終餘年君之賜也先生彊直方正不
取苟容初對公車長公所善故人在供奉先生無私
謁心望之先生射策得當執政間且薦高等故人恬
先生牘遂不前居江陰會舒御史汀行縣故事御史
謁廟縣官長跪候車御史方齟齬諸縣官暴甚先生
倡言曰天子置縣官肅然而臨百里且先師在柰
何齒蹠而巖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始
爲郎吏部尚書熊公浹請以吳郎調吏部坐不拜嚴
相國議格不行嚴相國屬先生序鈐山詩先生固辭
謝畱山東不調客以行間說先生先生謝曰僕待罪
儒宗終不以善士而間相國坐泰安州試士段御史
顧言且按部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藩臬大夫畢
從御史登岱先生獨畱不行及赴江西監司遇御史
京口前驅不避御史嗾之 上遣使者出貴州使者
失望尋中以飛語御史亦倡議南中嗟乎直道不容
卽明時不免耳始歸田里季弟維京亦自禮部移官

先生語曰吾結髮入官齒駸駸暮矣自今惟日討諸子而訓忠孝力耕稼供田租此吾事也季齒壯其母忘先業以報國家比年讀書灌園將以家食老矣季轉南京刑部省先生於家會先生哭嚴氏女過哀病大作踰月而病革召季及諸子屬後事語甚詳顧謂鄉人某子甲往饋朱衣母以歛乃暝先生家世益州顧折節務恭儉年少嫻於文學終身不衰始從宦京師執舉子業師事袁郎袞莊郎用賓旣而講德修辭師事毗陵唐太史應德從毗陵諸令善臨川徐良傳臨朐馮惟訥從諸尚書郎善濟南李攀龍江東王世貞武昌吳國倫廣陵宗臣朱曰藩當是時濟南江東竝以追古稱作者先生卽逡逡師古然其持論猶宗毗陵其獨操益有足多者乃今遺文具在大都載奏議及歲編中

僉都御史楊公豫孫傳

湖廣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爲人絕穎慧彊記博極羣書性端嚴沈毅明於理學卽私居無燕褻之容與人交傾肺腑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天丁酉鄉試登丁未進士釋褐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中陞福建監軍道副使改湖廣提學副使能正己率人望之儼然諸生自考校外不輕交一語尋陞河南叅政召入爲太僕寺少卿未幾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華亭公當國引豫孫自輔凡海內人物與國家典章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

夫欲求知華亭公者日輻輳其門豫孫遜謝之終不能遣乃力不出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練達政務諳識人情案牘剖決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接下官勤款有禮吏犯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爲束濕毛鷲之令人皆愛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無事以病卒官遺命家人無受賄賻以浼我平生其後上下諸司有所饋遺悉卻不受其守已峻潔至死不逾如此所著有經史譜遺二卷成史若干卷文集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祐墓志銘

大同

葉向高

公諱祐字淑修拙齋其別號也東萊掖人五世祖寬有隱德寬生宣宣生通通生真真生廷佩是爲公父真廷佩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公幼穎異絕人日誦數十萬言終身不忘十五補邑弟子員以松江萊峰周公負人倫鑒時刺平度州挾策往師焉周大相賞譽諸生崔桓者有俊才周語崔若當北面劉生其他固無能先若也未幾公遂舉於鄉後若干年崔乃舉首世以周爲知人公旣舉益肆

力於學越三載爲嘉靖癸丑成進士授中山司理折獄明允登薦剡二十六以高第徵入爲兵科給事中侃侃言事無所迴避歲壬戌選庶吉士進士某者其父方貴顯賂相嵩使爲地公直疏其事且引昔人所論九品中正之弊爲喻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上感公言詔罷選嵩擬試題進怒擲之地自此有逐嵩意矣都御史某嵩黨也撫閩多不法公疏劾之并總戎二人皆抵罪中外肅然隨以贈公憂歸毀甚除服補吏科屬大計所彰瘴悉當輿情四明宿司理嘉興侯太守被流言公力爲申救得免其後二公並至大僚馭歷有聲公所爲保持善類多如此轉刑科右兵科左已出守淮陽故事左右諫不當守公爲守則以前貴顯者方柄銓修郗左公公怡然就道至郡首葺徐節孝祠梓其遺文以示風勸列侯某建節督漕勢張甚前二千石皆伏謁公獨長揖山陽沭陽二令暴橫爲患按其罪罷之屬吏凜凜畏公如神明乃其民愈親公有訟者公涕泣誨諭輒悔罪解去郡逋賦十餘萬公奏蠲之淮人相率祠祀治平爲天下第一當事擬有異擢修郗者欲撓公則語當事淮陽守信賢第氣豪甚宜稍挫以藩臬使老其才遂晉浙江

按察副使備兵淮陽時海寇繹騷公日夜治兵逐賊島中再戰再勝捷聞賜白金文綺通秦鹽徒縱橫出沒至執殺官校公謀誅之或懼挑禍公曰縱賊殃民如職守何卽不濟願以身殉遂以除夕進兵夷其巢淮揚民始安業晉浙江右叅政分守金衢吏民攀雷兩臺使者聞諸朝詔從其請以新秩視事僅七浹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爲九邊要害地去虜最近桀酋俺答吉囊方相繼深入陷石州屠昌黎塞下岌岌成爲公難之公至則諏咨利害得其要領謂雲中西聯東勝東接右衛聲勢連絡自二邊

失守以險予敵五堡之役復以兵亂不終雲中遂孤懸不支矣宜乘時聚落畚休控險成犄角之勢漸而復五堡援右衛屯田訓士且戰且守庶有寧宇於是相地形增亭障稽覈耗漏率勵勇敢戒諸將各守分地毋輕出塞擣虜邊政大舉虜不得利引去間一入寇公督兵禦之俘斬數百奪馬牛羊千數捷聞賜白金文綺仍陞俸一級虜自是稍挫其部落多來降公疏請便宜處置千人以上則爵其魁游徼卒敢遮掠者罪制曰可當是時微公雲中幾殆然公治軍嚴諸統袴子弟不得竄籍冒功遂騰蜚語公亦以念母

太淑人甚移疾乞歸時年方四十三日率其弟次公
娛侍膝下于于樂也太淑人病公旦夕禱北辰跪進
飲食竟愈春秋登九十乃逝公歸養且二十年矣於
人子之心可無遺憾公猶哀毀不減於哭贈公時蓋
生平孝友出自天性家故無厚產田園稍腴者盡部
以予次公次公亦知公愛弟誠不謬爲讓也族姻知
故貧困公次第周給故童子師尹先生罷縣佐歸窘
甚公絕少分甘終尹身無敢失早年卽嗜濂洛關閩
之學紬繹不倦晚益精詩以爲學問在正心體不墮
知見賦詩作字皆非切務海內名人接公者咸遜服
自謂不如家居薦章屢上而公已絕意仕進以某年
月日卒於正寢距生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三

僉都御史侯公于趙傳

山西

杞縣志

侯于趙字宗度登嘉靖乙丑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清
 介執法多所平反陞戶部主事尋改兵科給事中歷
 工科都給事中前後疏數十上皆切中時弊咸覽武
 清伯李某一日請營菟裘費三萬金 上以 太后
 故允其請公抗疏極言其不可舉朝皆為公危公亦
 懼不測乃與家人訣別待罪 闕下賴 上英明袖
 其疏不使 太后知公得以無恙而李計遂阻於是
 中外皆憚公為直臣矣尋以開泃河議與江陵相公
 左遂出公為江西大叅陞湖廣按察使右布政尋陞

山西左布政未幾擢爲都御史巡撫本省先是石樓饑民聚衆爲盜勢頗猖獗聞公命卽時解散時北虜順義王奄達物故部落內鬪公慮有意外乃多方宣諭虜酋黃台吉青把都捨力克等移咨延鎮傳諭下矢兔阿不害等各以恩威相持勿生它故陰爲繕兵儲糧之計邊方賴以無虞屢蒙白金文綺之賜未幾以母憂去家居十四年累薦不出卒年六十二子應琛詣闕請恩例應一祭半葬 上念公邊功特賜全葬及妻張氏并祭祔葬益異數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阜南陸公樹德神道碑

王世貞

陸之居華亭自婁侯遜始也其後機雲以文學擅天下聲而他族之在江右者九韶九淵並挾孔氏不傳之秘後先爲東南冠綬然未有如今中丞公仲季之盛者始中丞公與其仲氏少保公樹聲用經術取巍科俱叢文苑標而又能相砥礪名德至賢公卿乃其所得於心學者吾不知於韶淵何如要之當聖門不爲後矣中丞於秩爲第四品其卒也法當僅得祭而故嘗卿太僕領中大夫誥中大夫三品下於是兩臺

以中丞訃聞而以太僕故秩請 詔予祭復予葬法
得樹碑神道少保公手纂公事行累數千言其子太
學彥楨別紀復萬餘言屬不佞貞曰幸爲叙而銘之
貞視宮保公通家子素嚴公而善太學乃爲之叙叙
曰公諱樹德父曰贈大宗伯鵠娶沈夫人有三子而
公其季也公生而端重穎敏讀書能通曉大義工屬
對父母絕憐愛之然貧不能資束修時少保公已前
養於李矣而 **死** 夫人復逝公哀毀骨立已而里中薛
君見少保 奇之謂李父曰吾僅一女安得才如
而壻者養 乎李父曰有之卽吾壻之少季某也是

時公年十三矣

薛君請於贈公欲得女尚公贈公撫

公而泣曰苟而母在吾何忍棄之薛乎手錢一挺納
公袖曰與兒作美食公飲泣而別已而得美食輒以
奉贈公贈公嘗而惟之徵所從得則皆出自袖中蓋
公未嘗私一錢也贈公泣歎曰兒殆純孝矣公自是
文思颯發所受經凡四師皆謝不任而最後乃事少
保公得其詣獨深公益自勵勤苦非丙夜弗就枕公
雖名爲贅尚未授室及少保公之成進士而公補博
士弟子也薛君歸公於家使舉親迎禮儻一鄉大夫
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

時人異之明年當鄉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時以
移疾予告贈公謀而欲道地焉公不懌曰是讒我也
始進之謂何謝弗應又三載始舉鄉薦明年下第歸
又三載以少保公預試事不聽入自是公連躋者垂
二十年而贈公亦已捐館矣公之在公車時屬其伯
氏夜中盜尉徽得其主名欲以爲功而見徽者不勝
楚自誣服公察其有寃色夜密聽之得其兄姊自相
詰語而徵其狀知爲尉卒誘使證也力請釋之俄而
真盜得贈公喜曰是兒非豈儒異日得備李官不足
爲矣公成進士業四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若
引之就館選公遜謝曰病不受佔俾也就選人格得
嚴州府推官於是贈公言驗矣公在事益精明雖耿
介絕俗而不喜爲煩刻其於單赤尤能曲體其隱以
故僅三月而聲稱著聞公於事勇往無所避太守意
忌之弗善也公亦弗爲動然至守當入覲公署郡事
而撫公有所妻非屬公訶守何狀公力爲明其無他
守竟以是得免公弗使知也然至奉檄按武義令令
夜行橐有所居間公叱之出盡法無貸龐御史尚鵬
於僚屬鮮當意者至公獨無間言曰廉士廉士公以
卓異徵當授給事御史而會少保公石爲少宰公於

法避道拜刑部主事始公之徵吏民哭擁者以數萬計遮公不得則肖公像祀之於孔道以見思公既郎刑部少保公實不赴少宰召也公不鄙其官益治文法無害而與其同舍郎鄭履淳等遊相與砥礪名節履淳上疏論時政大有所指摘實從公謀具草公始欲聯姓名會疏中語稱少保公乃不果而履淳得廷杖錮緹騎獄前是公以進士肄事時嘗具諫草其言絕憊有人所不忍聞者同年蕭某讀而寸裂之謂公歿爲名耶卽歿且累上德而至是復語公第小忍之職行及矣亡何公果改禮科給事中時莊皇帝每朝及經筵默不發一語公謂易上下交爲泰非與公卿輔弼相論難何以劇君德而酌萬幾上疏極言之不報公又條陳議諸邊計甚明哲顧語多侵總督譚襄敏綸公既遷兵科爲右給事巡視京營而譚公入督迎謂公不穀戴慚顏以見惜公疏且稍有所齟齬不者不穀可奉以免咎矣公歲且滿例得舉刺而所善者緹帥朱忠僖希孝以其私人屬公公立論罷之遷其科左巡視內十庫公擇諸中貴之謹愿者好語之曰輪戶以公等抑勒畱難之故破家者屢矣然非自公等始胡不自謀之而令我曹得爲名諸中貴

爽然相戒有所約束矣亡何公以冊封周趙二王國
悉卻其饋俄遷禮科都給事中 皇太子將出閣公
疏所以資睿學者而未歸之身教語剴而精當是時
新鄭江陵二相國讀公疏而歎曰向永流也俄而
太子出閣公以侍班拜金幣賜詔天暑暫輟東宮講
讀公力諍之報聞當是時 莊皇帝頗倦政而日月
交蝕早魃起公前後疏皆危辭侃侃而 上不豫公
疏請慎藥餌內言伐陰之劑不可服其請詳保護則
甚言仲夏亢陽之月所宜謹其指益危 上意不懌
然以公言者難之爲畱中獨下公所請召輔臣以資

靜養疏而諸大璫嘖嘖謂輔臣曉醫耶必靜養而召
輔臣如我曹何公亦不顧而諸璫中復有請開戒壇
爲 上造福田利益者業得請矣公復抗疏言佛法
故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
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
雜宣淫道侈固佛之所深惡者奈何輕信左右之說
而遽復之夫 陛下不以聖躬爲虞無所事佛 陛
下而以聖躬爲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
色萬全道也亦佛所契也 上爲停戒壇當是時新
鄭江陵之好衰而互爲構公平心其間無所附麗二

公亦兩器之有尚寶卿劉者上書譏切時政其大指
在新鄭公以非所宜言且得罪或謂公宜特糾之公
曰彼言事者我何以糾且柰何緣執政指無何上
晏駕時中貴人保橫甚新鄭決筴去之而公與言路
各有疏發其姦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併齟諸言者
獨不能有所加於公會當議祧廟公請母祧 宣宗
而祧 睿宗以嘉靖初所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行
天下聞而躉之於是官保公復召爲太宗伯矣公於
法復當避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擢應天丞甫至而
當舉鄉試事棘以內外咸公主之織巨井井公於丞

事毋所不精密吏洗手奉法惠浹閭井又嘗以推攝
大司成事諸生服其行循循就矩尋改太常寺少卿
連攝翰林光祿鴻臚篆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
遷亡滿考者而公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
然公了無所舛望其任職奉公非諸公所敢望已進
南京太僕卿卿治滁故遊地也公第取前輩王文成
公建義倉及教授諸生遺意行之而入爲太僕卿甫
上進今官出撫山東於是中貴人保者業得罪竄矣
公益發舒且感 上知思有以稱塞卽馳入境首問
民所愉苦示之廉一切供張悉罷去與按使者約脯

公亦兩器之有尚寶卿劉者上書譏切時政其大指
在新鄭公以非所宜言且得罪或謂公宜特糾之公
曰彼言事者我何以糾且柰何緣執政指無何上
晏駕時中貴人保橫甚新鄭決筴去之而公與言路
各有疏發其姦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併齟諸言者
獨不能有所加於公會當議祧廟公請毋祧宣宗
而祧睿宗以嘉靖初所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行
天下聞而躉之於是官保公復召爲太宗伯矣公於
法復當避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擢應天丞甫至而
當舉鄉試事棘以內外咸公主之織巨井井公於丞
事毋所不精密吏洗手奉法惠浹閭井又嘗以推攝
大司成事諸生服其行循循就矩尋改太常寺少卿
連攝翰林光祿鴻臚篆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
遷亡滿考者而公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
然公了無所缺望其任職奉公非諸公所敢望已進
南京太僕卿卿治滁故遊地也公第取前輩王文成
公建義倉及教授諸生遺意行之而入爲太僕卿甫
上進今官出撫山東於是中貴人保者業得罪竄矣
公益發舒且感上知思有以稱塞卽馳入境首問
民所愉苦示之廉一切供張悉罷去與按使者約脯

修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爲慎公間畱客不
過酒茗鮭菜而已客偶謂齊優一何拙耶公念必藩
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不已衆相顧錯
愕不敢對而優晏絕矣齊魯之詰盜者濫公悉集成
其札之出其寃者又請裁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
俱得報可東人大悅公素不喜食肉其行部所給奉
不過蔬粥一筭器而已箠朴不妄施獨於貪墨吏無
所縱舍時時一按覈皆以爲神明然公體羸而竭精
吏事遂病脾會德藩宮後有白雲湖者故民佃也而
奪於王業已歸民矣而宦者與中貴人之代保者宏
有逆必欲復之公執不聽然益邑鬱不得志上疏請
告歸太宰楊公巍歎曰吾獨不能爲東人借公須臾
耶爲言公之賢而請聽之計病痊且必用報可公得
請使院儼然一無所齎持至道途之資亦謝絕吏民
擁車而號者竟百餘里車枳不得行公爲之揮涕旣
歸闔門謝客唯與少保公相對談說道理巍坐竟日
間召兒輩侍立頗及微時事譏以修身居鄉大要嘗
一侍少保公行田里中兒爭指目曰非兩疏也耶公
踉蹌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值受吾自以犬馬病不
任耳公凡三被臺薦與少保公鴈行旣而預湖廣之

推則公病矣公爲人孝友忠信其事父母獨能得其
權歿而哭之毀伯氏之食於家非公與少保公弗裕
也公之莊愛少保公亞於父其砥節秉行壁立萬仞
之志畧同然少保公寬頗以辭色假諸子姓而公更
侃然以故咸樂就少保公而懾公之嚴惟公亦自比
於程正叔先生以爲不如家兄也居官所與遊皆當
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蒞處必閭閻利便生平
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於諫忤旨及犯權要
人者數矣然而竟以其身免歷位融顯優游令終豈
非天哉嗚呼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者非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公維城墓志銘

榆林

于慎行

孫公以萬曆壬寅六月十七日卒於榆林軍府冢嗣
洪基逆其喪以歸卜於某年月日葬於祖兆以待卹
命先期奉中丞王先生狀再詣穀城山下請誌與銘
禮也行無似故獲事公知其品地而王先生公之石
友以書來言誼不得謝志曰公諱維城別號衛宇東
郡丘縣人也洪武初有諱文中者再傳諱剛三傳諱
友四傳贈方伯公諱麟五傳贈方伯公諱尚賢六傳
爲公公母贈景夫人以嘉靖庚子三月十四日舉公

公生而體質端凝性資卓穎既補邑諸生文聲日進
隆慶庚午舉山東省試明年辛未成進士授濬縣知
縣服官恪慎能子其民旋丁內艱服除補太康邑俗
健訟伏不可詰公預爲籍記皆知其蹤迹主名有奸
輒發黠風遂止已丁外艱歸服除補任丘任丘當道
多中貴及士族繁倍二邑公持法堅信無諱奧彊邑
賦不均履畝而登下之豪民無匿其奉過客如例而
止無加禮也滿考書最萬曆壬午召入授南京湖廣
道監察御史先是江陵相君奪情起復寧國諸生吳
仕期將上書譙之未發而郡丞宗武微得其章以白
操江都御史檟檟者相君私人馳遽以告梏而斃諸
獄生婦爲寃書千言走都市哭公至首疏其狀劾都
御史及丞下吏適戍邊天下快之故侍讀趙公志臯
等皆以忤江陵指中考功法公又疏陳其狀謂三臣
所言皆不悖無罪而錮缺海內心上用其言立召
三公復位其後皆至卿相而方是時海忠介公爲大
夫亟稱服公曰吾臺得孫君乃重耳中官田玉奉祠
玄岳請得假符節如鎮守法公援引祖制力陳不可
又以請宥言官忤旨奪俸一年而會丁亥內察公以
考績入都座師許公從容謂曰某公吾所厚善方負

時名卽有他幸爲調獲公對曰門人待罪南床惟知
彈赴戚畹喪者大臣爾他固不知座師默然於是竟
論罷某及他要人直聲益震已出爲松江知府時公
方按下江雲間爲屬則上書求罷主爵不得已爲改
永平至則值有海警督率將吏嚴飾干楨繕城濬隍
條平賦役采葺郡乘新昌黎孤竹之祠以暇延見諸
生品其藝術禮教大興再覲明堂課二千石治行皆
爲第一壬辰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赤城赤城者
上谷要塞也公躬歷險阨簡卒蒐乘多修弩矢刀戟
守具益築亭障二百六十所皆稱堅利招屬夷史車
二族得其生口千餘分布塞下論功進山西叅政旋
以考績進按察使受三品誥命虜小酋安兔恃其驍
健挾市龍門曰請以鐵騎五千待命關下惟大師進
止之督撫請公云何公曰無傷也因請試革其賞而
遣譯語兔曰若乞兒也衆不能干入必借兵某酋某
貪漢物誓不借汝虜王又陰許我召汝歸巢不則收
汝部落吾以大兵蹙之爾安所乞命乎兔聞嚙指曰
太師知吾虛實乃獻出邊屬夷自贖母敢挾市幕府
奏上其功進右布政使移守宣府與中丞新城王公
同心共事謀畫相叅夷人關市乞賞一切載以故事

一餅一嚮不得浮予歲積撫賞羨金十有四萬及軍市租五千皆充年例將吏悅服久之遷廣東左布政使鎮人安公乃大誨督撫上書畱公詔從其請改山西銜分守如故滿考奏績受二品誥命庚子虜寇延綏詔簡才臣往撫廷議推公乃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開府榆林至而下莊諸酋叩關乞款議者多不敢任公疏九邊俱開關市而延綏獨閉不納有如虜衆生心號召別部併力內侵是以一鎮代受諸邊寇也且明詔業已許之而以小費渝約示不信於外夷一旦用兵所費將大疏入朝廷從之公則上言六事曰預運發日專責成日酌馬數日嚴賞規日重命地日改市期部覆皆如請礦稅使者並緣西邊多所漁獵公疏劾狀屬歲大侵糴關中粟萬斛以餉吏士蓄而不饑先是宣府師某鎮之世家也力鉅而有內主公與同城常以法繩其部帥則中公有南粵之徙及公開府延綏帥亦移鎮共事如前一日登城而望積沙高與城平命發餘卒除之帥因號其衆曰食不宿飽除沙柰何邊沙不可盡也卒乃大譴甲而陳公啟門問得狀乃諭曰本除城沙防寇攻耳安所得邊沙語衆悟乃散而言官爲所扇動遽以適公公第謝過求

罷亦不自白有詔畱公治亂卒首如法而公業以積勞成疾及有此役亦不能無邑邑遂卒於軍郎中秦君兵道劉君入哭檢其橐中餘裁秩金一錠軍中將吏無不流涕鎮人爲罷市焉制府李公請比以死勤事得賜大卹禮臣未覆明年閱邊使者又以公所興修疏爲請卹樞臣覆而未下乃藁葬以俟云公爲人無失尺寸自奉蕭然其才廓落恢弘而出以慎密然不知有機械事也練習朝典洞曉邊情凡所調度咸中機宜去永平時僚吏以府藏羨金致之境上笑謝弗納其去赤城口北亦然故給事某嘗出權相門下爲公論所斥操重而入畱都將有祈於言路及叩公門闔扇謝弗與通山人遊客爭持朝貴尺蹠遊謁塞上毋敢造公者曰固知其廉貧又不肯遊之路將故不往爾遷官過里故人以逋租繫請爲居間解故所服銀帶代之輸官而不爲言其與人多此類也座師江陵柄政三爲邑令不通一牘塞上十年於中朝要貴亦終無所請問其介特如此然其議論常依大體聞有自恃操節而繩人以爲名者亦不取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文煒墓志銘

江西

于慎行

前巡撫江西都御史馬公諱文煒字仲韜號定宇青州安丘人也 國初六世祖四公有祝虎之異氏其里爲虎林四公生仕能仕能生斌斌生隣世隱於農隣生驥始用經術著名里稱五溪先生有子三人贈中憲公惠者其中子也娶恭人門氏是爲公父母恭人娠公大期而生白衣重胞贈公異之語恭人兒有貴徵顧吾非久舍兒去矣再越歲贈公果逝恭人茹荼撫公六歲過里塾聞伊吾聲歸請於祖願就外傅

稍長從季父稷山公受易嗜濂洛家言蒸蒸嚮道十
七補諸生試輒傾其曹耦而丁母恭人艱嘉靖辛酉
舉東省試壬戌成進士除河南確山令綜賦均郵興
學飭傳事事可爲永利士民尸祝之尤稱其折獄爲
神一日有求盜卒磔死於塗卒母詣縣訟殺兒有主
名公笑曰去今爲若跡之已從園墻呼卒故所捕盜
李某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睨令跡殺人何
狀公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闌入者中有三人眴李色
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使殺卒者也某子甲與人共
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
有異下之獄使吏給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柰何可
急持所奪錢來幸母連坐母妻驚懼探米罌中錢付
吏甲遂伏辜諸所摘發多類此隆慶改元徵入爲山
西道御史出按鹺兩淮上便宜六日減開中曰收餘
鹽曰禁私煎曰議本折曰止截鬻曰治權豪俱報可
比代積羨十餘萬金以抵正額商困乃甦請建運司
學處賈子之僞文敎以興亡何請告起補浙江道廷
訊大辟政府有所欲出公勃然曰是嘗希相嵩指殺
忠臣鍊及其二子罪死且不蓋何言出爲政府不懌
而罷公竟用是麾守德安矣到郡猾吏聞其風重足

立卓矚之豪陰戒勿犯馬府君隨州守坐賅露按如
法有要人爲請公執弗聽俄而要人拜楚中丞同官
胥爲公危公益發舒不少避中丞竟無以難楚恭王
薨而嗣子在抱攝者謀奪其國與妃相訐奏諸司雜
治不能決檄公入王宮問狀公以片言折之羣小伏
辜嗣子得有國矣爲郡之明年城雲夢明年城孝感
又繫郡中要害朔小店新河二鎮募卒置堠刁斗相
聞郡無萑苻之警暇日集六屬諸生躬爲甲乙各以
便宜置學田共可數千畝徙隨州學宮於城爽塏
麗紳衿奮起至今頌之甲戌朝正月會 上修先朝

故事表二千石尤異御路朝召見面勞之曰若等良
吏其爲朕善拊元元賜白金文綺頓首受出公名在
首列焉乙亥就擢按察副使治兵荆南荆故相君里
公一以惠文從事無所撓日討軍實教騎射增樓船
組練之甲雄於上游江故有堤而嚙公重築之堅實
倍舊荆人呼爲馬公堤也戊寅進左叅政備兵荆南
如故屬歲大侵亟檄所司賑貸及條荒政下邑所全
活萬萬計又遴簡所部茂才餼而甲乙如德安令公
未去荆而兩試所舉士已各十數人一時人文彬彬
盛已會 上遣中貴爲江陵相治第監奴橫行部中

縛置於獄貴人媿謝廼已辛巳以久次陞按察使公
先後任楚楚人習公神明滋用震懼顧持大體不欲
以鈎鉅釣名民滋見德癸未入朝江陵相已逝主爵
雅知公久淹卽拜江西右布政使轉左遂晉僉都御
史巡撫其地出教以十事要約長吏曰持廉平勵明
作除繁苛謹防禦重讞鞫慎催科拯弊俗減訟牒禁
淹繫省追呼十三郡奉約惟謹而臨江守某最號爲
毛鷲所箠殺平民甚多前中丞發其罪下公勘實竟
伏法不少貸金谿民以均田窘其郡邑倅丞因集亡
命自衛縱劫掠勢甚張公聞報從數騎馳往諭立解
散之梟其渠魁屬從事良吏爲均其田民不敢譁革
除凶難諸賢練公安曾公鳳韶輩久已褒錄而親屬
坐戍如故特疏請解罔所釋還百餘人公論快焉然
公執繩頗嚴下不得逞求所間公廼嗾悍宗數十人
譟而呼癸庚擊傷吏卒公以狀聞因乞自罷 上爲
譴削悍宗任公如故諸不逞益恨然無以中也公往
城孝感嘗得古鼎一王元美作記以爲此仲山甫鼎
至是中者爲飛語入之疏中謂公以古鼎餉江陵相
內交然鼎故在公閣中未出也公笑指曰嘻而鼎尹
昔負而要君吾今復負而要相聞者絕倒當事爲公

理甚暫稱其剛直不諧於俗知公所繇得謗以此有
旨聽改南京公遂歸歸不踰年南北臺省交章薦公
部使者先後薦無虛歲家居十八載對郡國守吏語
不及私至爲鄉邑畫利病則纒纒不厭里人以此德
公公病痲走羣望禱者千餘人沒無少長皆爲流涕
公生於嘉靖癸巳九月卒萬曆癸卯二月年七十一
元子應龍從龍先後各以其經冠東省士又以壬辰
同舉南宮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蒲汀姜公璧墓志銘

鄭陽

余繼登

中丞姜公諱璧字元卿別號蒲汀順天文安人世以
孝弟力田爲德於里里長老言此其後當有興者及
公生而馴謹篤學以三禮起家領隆慶庚午鄉薦明
年辛未成進士卽以其年令樂安萬曆丁丑入爲河
南道監察御史戊寅出按兩淮鹽法旣報命以外艱
歸癸未服闋出按中州以疾歸丙戌起原官巡視京
營戎政復巡視京畿兼掌河南南道事大計羣吏公在
西臺先後十三年始進大理右丞尋轉左晉左右少

卿辛卯春晉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壬辰秋有言公速化者詔改公畱都公以太夫人老不復出又三年疾卒於正寢距生嘉靖庚子得年五十有七初樂安有大俠王彥飛者聚黨橫里中操赤白丸報讐以睚眦殺人它令莫敢問備兵使者行縣索之弗能得公至召諸賊曹語之曰若輩受賕縱奸臯當死能縛王自贖當貸若臯衆恐願自効卽共爲具飲王中酒伏徒兒急縛之公度已得王又虞有道劫者預勅尉率微卒適之劫者猝遇尉悉駭走遂逮彥飛至庭論旣具立斃獄中而爲教散遣其曹悉勿問衆咸凜凜在邑五載威惠大著其按淮上也主在杜干請剔積蠹富商倚請託爲奸利者無所容其私奸商張國用劉威輩各以輕重伏法時淮揚饑奸民以其間競爲私鑄錢法大阻商販不通百姓嗷嗷幾釀大亂公檄所司禁私鑄而亟發金錢萬餘倉粟數千賑之始以事聞所全活甚衆於時黃水入淮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倖貳又有議罷范公舊隄勿修而別開支河者公疏言倖貳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內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

潮關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堤使內水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凡數百言皆鑿鑿可行部覆如公言事竣有白金之賚中州宗室最衆而祿最不給或有言宜開宗學恤貧宗者下有司議悍宗睦棹輩指是爲宗正睦棹罪鳩其黨羣擊之因聚衆稱亂人情洶洶公時方在道聞之卽疾馳入大梁捕其謀主袁東魯數人令武卒列伍備非常始疏陳其狀有詔臯首惡而釋其黨中州宴然公嘗言治太狃宜緩急則謀洩而易脫平大衆宜急緩則黨固而難安真名言也河南贖鍰歲額四千後漸倍之公曰此膏脂也非刑罰嚴峻何至是卒疏如舊額睢陳東連曹徐西接亳潁故設有兵巡道彈壓盜賊久而罷至是有議復者公言增官則增費若改清軍道兼屯鹽而以屯鹽道移駐睢陳則事專而費省議雖寢識者是之公之主大計也疏言五事曰急先務精考覈禁營餽懲貪酷慎委署雖未盡用其言而無私毀譽無徇造請時服其公矣開府鄖陽當恇擾之後推誠布公一以寬行之而不欲如東濕然地方方賴公收寧而公中口語歸矣公旣歸猶有跡公撫鄖時事者見一切鍰金皆儲以待餉議者始息公

豐儀偉貌鬚髯如張望之者以嚴見憚而卽之油然
可親也公嘗誦伯淳言掇拾短長以希直名有所不
能蓋終身以爲則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東之傳

貴州

鄒元標

新安海內名區也故稱才藪名碩項背相望以予所
覩記若吾友江念所中丞者大節凜凜可置諸古司
直中乃以用兵誄歿予閔世之人不亮其初終猥從
流俗之毀譽也作江中丞傳 中丞名東之字長信
別號念所歙縣人也宋有汝剛公者由三衢來倅歙
遂寓歙長子孫其後諱汝楫爲邑諸生封侍御者卽
中丞父中丞登萬曆丁丑進士爲人魁梧倜儻初仕
行人輶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旣官御史勃勃

有埋輪志時姦人徐爵者江陵馮闒皆倚之江陵外言非爵不入馮闒內言非爵不出爵又以獨計令兩人交疑且交驩兩人者不得而測其倪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歿益橫無忌公默自計曰夫此么麼者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爲腹心病在腹心不治卽盧扁望之而走忿而疏爵不法狀

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於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矣公於是益感激 恩遇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戍去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副封進王笑曰柱史何言公

亦笑曰爲歿御史鳴冤王曰歿御史者誰公曰卽乃公土踉蹌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人人目攝公矣奉 璽書督理屯牧畿輔畿輔人聞

江御史名多咋舌去會虜蹂躪黑谷關邊臣及諸帥掩諸路以功聞爲按臣李植糾發 上命公輟屯政往蓋異數云重臣復有爲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

之生平不敢負國欺君亦不敢故入博名高說者慚而退至則諸掩飾詳密無所得聞公佯出郭外覩園蔬青映人立命健兒取畚鍤耒掘蔬下窖歿者枕相藉而創痕尚血漬未乾諸將始伏辜公竟據實報坐

諸將死邊事大振丁御史此呂參江陵科場諸作奸者海豐楊豕宰謂御史言過具疏參御史外謫公適自塞上歸攘袂起曰十年來以賢書爲奸藪者人知之豕卿獨不聞乎亦具疏參楊輿論直之時公言最多請蠲請賑請免徭役及禁私宮不能盡紀每疏出都中爭相傳頌 上無弗嘉納也有 詔江東之盡忠言事可嘉其特擢以彰忠讜晉光祿少卿陞太僕少卿是時諸官輦轂下者皆江陵舊人多回面內愧心熱又恐人暴其短從旁柳揄諸少年不察遂有曹起而擊賜環諸君者矣公曰諸臣無罪言江陵與不

善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黨擊公力求去 上使使至皇極門諭留亡何公又言大峪山事羣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病免歸 上手詔起公知鄧州陞僉事備兵沅州尋轉南光祿少卿入丞大理晉左少卿署卿事所平反甚多會與銓曹異議陞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擘畫多大猷惠民有田寢鑛稅有疏障下流有堤皆其鉅者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擒烏撒酋平高寨苗俘獲百餘人 上聞賜金帛有差最苦心者播酋仇五司五司在黔門庭中日苦殺戮公以赤手枵腹鼓舞數千

兵士卽不支乃其心在報國也而諸臣未履疆場乘
公致仕以文墨繩公得削籍報公遂飲恨歿嗟哉元
標兩入朝咸席未煖去與公跡甚疎心最偉公者一
不能及公者二公艱子娶武林婦偵其夫固在也禮
而歸之此所偉公者也同年舒比部疫歿餘一子公
入室抱其子歸以子字之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謫
讒言駢起公獨以身冒衆猜不計人問故曰朋友道
喪吾將以身爲餼羊此所以愧公服公無能起公九
原而拜之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終

